
简论“大方”作为重庆人文精神谱系的核心词

聂树平¹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南岸 400067)

【摘要】:本文以《周易》、《老子》、《庄子》等中华文化原典为据,提炼出“大方”一词作为重庆人文精神谱系的核心词,并结合文字学、哲学、训诂学以及方志文献史料等对此做了初步阐释。

【关键词】:大方;重庆;巴渝;文化;阐释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035(2014)05-0218-01

某种地域文化精神的“核心词”,也可以理解为关键词或者主题词,重庆人文精神的核心词的寻觅与探索,不但要“要高度凝练,让人们能够记得住”^[1],而且“有效地说明过去、未来、将来的卓越气质,证明自己的唯一性和稳定性”^[2]。因此,本人认为,“大方”一词似可作为重庆文化之核心词。此词通常解作:“不羞涩”、“慷慨”、“不拘束”等含义,但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此词具有更多的阐发空间。

这个核心词来源于中华文化元典《周易》、《老子》、《庄子》等。《周易·坤卦》爻辞有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老子》有云:“大方无隅”,《庄子·山木》有云:“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统言之,“大方”有“大道,常道”、“不俗气,无拘束”等含义;析言之,则“大方”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大”与“方”两个含义,“无物不载,是其大也”,“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无物不载,是其大也”的解释可以通过文字学的阐释更加明晰,从造字角度看,“大”是一个假借字,象人屹立于天地之间的伟大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个以“人”为象征的“大”字甚至先于“天”字而存在。

通过分析许慎、高田忠周到杨树达^[3]等大师对这个字的阐释,可以总结出:在远古祭祀文化时代,大用于表示对先祖之尊崇;以人体自身观察而言,“大”显示了对人类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外部世界的崇高性的一种肯定;而且从动词的角度而言,大还可以有追求、到达等含义。“地体安静,是其方也”的解释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字学渊源。对这个“方”字,从汉代的郑玄到当代的徐中舒^[4],共计6种观点,总之,多为静态之物,即“地体安静”。可见,“方”,是从人类自身美好品质的属性方面,对人类自身的自我尺度进行肯定。

“大方”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巴渝地域文化渊源。“无物不载,是其大也”是巴山渝水这片土地体现出的一种包容性。“其人半楚,姿态敦重”、“人有四种,巴、汉、蛮、夷”“人多质憨,信巫杂夷”——这一系列对地域文化现象的描述,说明这个地方在文化方面的巨大包容性,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巴文化,理性文化与巫术文化在此聚集,“质憨”品质成为比较普遍的人伦品质。“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是巴渝人民体现出的文化品格的一种坚定性。

“人性淳朴,俗耻浮华”“俗尚节俭,民勤本业”“风土朴厚,秀异间生”“人性淳朴,浮华不尚”“士民有信义之风”^[5]——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巴渝儿女就自觉地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儒学精神,并发扬“淳朴”、“信义”之风从而克服“浮华”现象。

¹作者简介:聂树平,(1978),重庆长寿人,重庆工商大学教师,主要研究巴渝古代文学与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学生事务管理研究。

另外,从重庆本地方言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大方”一词有着比较深厚的地域文化根据。古代蜀地之语言,“大曰鬻(此字,下“西”当为“且”)”、“大曰类”、“大曰莽莽”回溯历史,“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类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古今语也”^[6],可见,“大”这个字在巴蜀方言中有“壮”(“类”),“莽”、“京”的蕴含。即便在当代巴蜀方言中,还能感受到“大”、“方”所包含的人文意蕴。“大”在西南官话中多指“暖融融的”、“炎热、火辣的”、“明亮”、“晚;深”、“咸”等等;“大方”除开在邓峡地区指“大略;大概”,在别的西南官话区和北方话没有大的区别,都可以指“对于财物不计较,不吝啬”^[7];而在古籍中曾被解释为“地也”“大道”“法”“大较”^[8]。

何以如此说呢?古代的巴渝地区,在甲骨文、《山海经》、《巴郡图经》、《三巴记》、《巴蜀异物志》、《巴蜀志》、《巴汉志》、《华阳国志》、《渝州图经》等历代文献中不时有记载。其中提到“巴方”,巴方之义,学术界多数认为就是巴国在殷商时代的某种提法。如果将“大”作为形容词,用其修饰或命名某些方国是能得到理解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说:“大方是指一方国”,陈恩林《〈春秋左传注〉辩证六则》也认为:“大方”一词可以表示“一个以‘大’命名的独立王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5期)。

如果“大方”一词可以进一步由实变虚地引申用来形容某种大国形象,大国气度,我们就完全可以借用它来指陈历史上巴国先贤们表现出来的气度和风范。最有典型意义的就算巴蔓子和巴寡妇清,前者在两国政治交往中用自己的生命毫不眷恋、毫不犹豫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国格,后者通过实业开发,并慷慨激昂、深明大义地支援国家建设实现了对中央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现代历史上,重庆作为大后方,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包容着八面来客,成为战时中国的首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指挥中心;在三峡工程建设开始后不久,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无物不载”的精神包容着三峡移民,以“地体安静”的精神坚定地领导着库区人民的致富伟业,这些都是典型的“大方”精神在巴渝地域文化渊源上的表现。

不仅仅如上所说,在我们的文化中,重庆的地理条件和区域地位特征都需要我们发扬“大方”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对于重庆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地位和意义。因为重庆从历史上的军事要隘,演变为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历史上的区域商贸中心,演变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从单一型转口贸易城市,成长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多功能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从位居四川盆地东部的港口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中央直辖市,这一切都离不开这种大方精神。

正是因为这样,巴渝地区在古代以来就受到周边区域文化的巨大影响。笔者曾指出:“巴渝文化具有兼容并包,吸纳众长的文化品格”^[9]。如果没有一种“大方”的精神品格,我们将难以做到吸纳周边文化的长处,难以进一步促进巴渝地区物质四个建设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事忠. 总结、提炼、培育、宣传重庆人文精神——在重庆人文精神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http://www.cq.xinhllanet.com/2006/2006-02/27/content_6337376.htm

[2] 王定天. 研究重庆人文精神的三个逻辑起点 http://www.cq.xinhllanet.com/2006/2006-02/27/content_6331480.htm

[3] 古文字诂林(8) [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776-777.

[4] 古文字诂林(7) [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725-727.

[5] 从“其人半楚, 姿态敦重”至此, 依次见于:华阳国志、黔江志、武隆志、江津志、璧山志、合川志、定远志、丰都志、铜梁志[A], 皆转引自[明]刘大漠、杨慎等. 四川总志·卷九·风俗[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2000:169.

[6] [清]李实. 蜀语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 1990:105-106.

[7] 许宝华, 宫田一郎. 汉语大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234, 237, 1321

[8] 宗福邦 等. 故训汇纂[M] (2.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467)

[9] 聂树平, 赵心宪. 2002. 唐以前巴渝行政区划沿革考释[J].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